



外婆史詩

卢文丽

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外婆史詩

卢文丽

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外婆史诗/卢文丽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5.11

ISBN 978-7-5321-5732-7

I. ①外… II. ①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49407 号

责任编辑: 林雅琳

封面设计: 钱 祯

外婆史诗

卢文丽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上海鸿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50×958 1/16 印张 24.25 插页 2 字数 436,000

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732-7/I · 4569 定价: 48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9241597

此生迅速消逝，恰似钟声掠过湖面。

目 录

第一部 序曲

001

.....

第二部 间奏

073

.....

第三部 咏叹

153

.....

第四部 宣叙

233

.....

第五部 尾声

313

.....

跋

373

.....

第一部

序曲

1

这一次,你再也不会醒来了。你躺在那张铁架床上,显得很放松,你的皮肤看上去不错,颈纹也不明显,在你这种岁数的女人里,称得上凤毛麟角。你的眼睛,懒得理睬人似的闭着,眉毛像被一根黑炭棒,仔细描画过,呼应眼皮底下,两扇秋日茅草一般的灰睫毛。你的脸颊,开着两朵桃花,左颧骨上原本一块枣核大小的晒斑,也不翼而飞了。你的嘴唇今天也很特别,像一颗红彤彤的杨梅,连同你一向引以为豪的下巴沟儿一道,构成一个寺庙里的观音娘娘才有的笑容。

老实说,你今天这身打扮,我还是头一回领教呢:黑色蚌壳帽额中间,嵌着一颗不蓝不绿的椭圆珠。一件簇簇新的、下摆镶蓝色滚边、中间镶五排对襟盘钮的月白色上衣。一条同样色泽与质地的长裤。你三十四码的解放脚上,套着一双蓝色绸面圆口布鞋,脚踝那儿露出两截白棉袜,鞋面上有一只展翅的凤凰,鞋底上有一枝出水的芙蓉。这身扮相,跟你一贯的品位,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,我深信只要有一丝可能,你都会一骨碌地爬起来,小姑娘似的撅着嘴,一把扯下那顶古板得要命的蚌壳帽,掷在地上。

你睡着了,两条胳膊肘呈朝内三十五度摆放,与肩膀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,看上去自然又大方,你的指甲是椭圆形的,靠近甲肉有个

白色半月形小弧。顺便介绍一下，你手上两件宝物，一金一玉，分别待在左手中指和右手无名指上，这两件妈妈送给你的护身法宝，一年四季，片刻不离地陪伴着你这位拥有锐利目光、神奇臂力的老太太，在村子里游荡、与某人在街巷或门槛边，长久地寒暄、出其不意地打招呼，冲着他或她的肩膀或后背，热情地来上那么一家伙，一个沉闷的问候声，通常视对方身上肌肉多寡、衣料质地，略有出入——嘿，你的手劲道一向很不赖。

摆放在你四周的花篮和阔叶植物，烘托出一种田园牧歌般的超然气息，这些花篮大多以黄白二色为主，一如电影《满城尽戴黄金甲》的导演所苦苦追求的效果，顺便说一下，那部电影正是在我们这儿，一座被称作“东方好莱坞”的影视城拍摄的，每天大约有一百个剧组，同时在这儿开机，小镇上的农民大多走上了艺术的不归路。凭良心说，这些长着八字腿的花篮，搁到任何一个开业典礼上都恰如其分，但花艺师显然并不打算这么做，而是让所有的花改变了走向，万变不离其宗地，簇拥着中心的一个黑体字，每一只花篮上，都披覆两根底部被剪成燕尾形的飘带，飘带上酣畅的墨迹，无一例外地流露出强烈的古典气息。比如：音容宛在，懿德长存。南柯梦里，望云思亲。比如：慈竹当风空背影，晚萱经雨亦留芳。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没有人不会对那件紧挨大门，颇具插花艺术的荷花篮另眼相看，它由十枝含苞欲放的荷花、六只绿莲蓬和一个竹编底座构成，粉红色的花瓣如同手掌一般，极富弹性地朝内卷曲着，这只花篮将千言万语，浓缩在一根绢丝条幅上：外婆，我们永远爱您。这行恭恭敬敬的字迹，一看就是长脖的笔迹。我对着荷花篮，老练地来了几个特写，拍荷花我是一把好手，我曾在不同时间，蹲在同一个地点，用同一只镜头，长久地盯着西湖里的某株荷进行拍摄，那件名叫《西子荷》的获奖作品，起码让人搞懂了，荷花从小到大是怎么一回事儿。

墙上那面系着黑绸带的镜框，照片上人物的表现真是非同寻常：微侧着脸，一副心满意足模样，像是刚刚吃下一碗麻芯汤圆，大衣胸口上别一朵康乃馨，这个宾馆茶几上的摆设，是长脖的创意。我这幅杰出的摄影作品，尽管被弄成了黑白，依然可以看出，人物与拍摄者之间，那种无声而默契的交流。那次，我们把你刚接到县城，就迫不及待地等在宾馆开好房间，住进一个气氛舒适的标间，我刚丢下行李，脱下大衣，把鞋子甩到角落，长脖已经在浴缸中，替你放好了洗澡水，还掺上一堆粉红色的泡泡浴剂。我们给你洗了澡，那次你没有炫耀你的扁胸脯。洗好澡，你穿戴齐整，跷着二郎腿看着电视，刚刚咽下长脖递到嘴边的一瓣蜜橘，忽然听到了我的呼唤，便神情惬意地转过头来，我记录了那个决定性瞬间。在我们老家，上了年纪的人大多不愿被拍照，但你从不相信这一套，像你这么好商量的人，全世界都寻不到第二个了。哦，你那吹得半干的、微微扬起的头发，你那冲着人永远含情脉脉的眼神儿，是多么的亲切啊！现在我都闻得到从你脸上飘来的，那股淡淡百雀灵雪花膏的香味儿呢！

这是你最后一次亮相了。我该如何描述，那只扣在你身上的透明罩呢，你看上去活像被法海和尚，镇在雷峰塔底的白蛇娘娘，又像一枚即将羽化成蝶的蛹，倘若你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，换上相应的装束，充当一名神采奕奕、摆脱地心引力前往太空的资深女宇航员，也并不为过。哦，你这位永葆迷人孩子气的老顽童，你是多么崇尚自由呀，你是多么富有冒险精神，并且永远都是乐呵呵的呀。哦，天堂！哦，宇宙！那正是你即将动身前往的地方，你已整装待发，只差一粒火种。

以上这些，是江南一个闷热的刚刚出梅的星期天早晨，我透过一扇紧闭的玻璃门观察到的，通过茶色玻璃门的反光，还望得到翻腾着

云霞的天空,隐约耸立的松柏,这扇玻璃门也忠实记录下我的尊荣: 挎着相机,军绿色的工装裤,黑色吊带衫外,套一件盖过屁股的白衬衫,像一名神情倦怠的战地记者。为打发时光,我踱着思考时才有的步子,在长廊上走来走去,墙上有一面镜框,嵌着一个起码可获副省级以上奖的好版面,详尽地罗列着各种服务,且图文并茂,让目不识丁者亦能了然于心。最上面有两行粗体字:服务周到,使生者满意;认真负责,为逝者尽心。值得一提的是,照片上的人物一律笼罩着神秘气息,不是戴着口罩、手套,就是仰面朝天,身盖白布。美容栏内,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人,坐在凳子上,低着头,好像在给一位身盖白布者做面膜。出炉栏内,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人,站在红彤彤的炉膛自动钢板前,凝神打量一堆刚出炉的、蚕茧似的粉末。镜框右下方,立着一个指示牌,指示牌上有个箭头,写着几个字:火化,请转弯!

陆陆续续的人出现在林荫路上,每一个都被太阳晒得低下头,请允许我介绍一下,从一辆风尘仆仆、东倒西歪的中巴车上,走下来的几位我们村的大人物吧,这些人当年健步如飞,如今已垂垂老矣。首先亮相的是德高望重的有初伯,这位支着拐杖、头戴阔边草帽的人,是上宅村谱《锦溪志》的编撰,脸上的皮肤比洗过的土布还皱。村妇女主任许半仙,正用她那独特的,母鸡下蛋一般的嗓门,冲身边一个脖子上挂毛巾的男人,喋喋不休,这天公真是热哇真是热哇。边上的男人,是许半仙的老公喜福,满是青筋的光脚上,套一双补过的塑料鞋,在我们当地拍摄的影视剧中,喜福多次扮演过日本鬼子、国民党士兵和倭寇。被许半仙搀扶着下车的,是一位面色红润的老太太,你的闺蜜香娟奶奶,凭她的好气色,谁也猜不出,她已九十有五,香娟奶奶有一双小得出奇脚,喉咙口持续地发出,春天油菜花田里黄蜂交尾时发出的颤音。远远的,在墨绿色的长廊尽头,诞生了一个人,白色的中式衣裤格外惹眼,我一眼认出他就是你的堂阿弟、我二十年没

见的数学老师蒋时晖。蒋老师像一只大虾，缓缓朝我们游来，红润的面庞始终带着笑意。

长廊上的人，有的站着，有的拣了个阴凉点的地方坐下，夹杂着久违问候，涉及敏感话题时，像蜻蜓的翅膀，轻轻绕过。到处都是握手和默契的眼神交流，起先，打招呼的人还有所克制，声音较轻，一旦聊起天，也就显得无拘无束。我们这里的语言，分北乡话和南乡话，南乡话的音量，通常高过北乡话，北乡话的发音，比南乡话稍稍悦耳一些，但总归都充满了乡土气。“真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嘍！”“是呀，多少年没见了嘍！”一个说：“你怎么还是老样子哇？”另一个说：“你气色才好哇！”一个说：“你看看，我黑头发都没几根了哇。”另一个说：“你看看，我白头发都快掉光了嘍。”时光隧道一般悠长的林荫道上，驶来一辆银灰色大众轿车，在花坛边拐了个弯，开到停车场熄了火，车内，蹦出一对小煤球似的男孩，精灵一般的耳朵，脑后垂一根筷子似的小辫儿，他们跑到我跟前，咧开嘴，露出一口跟他们老子小时候一模一样的坏牙，便不再看我一眼，朝远处一个翘起的圆屁股跑去，蚂蚁研究会加入了两名新成员，三颗脑袋挤在一起，发出不为人知的嗤嗤声。我的表哥矮脚，走出驾驶室，他留着一头纯爷们气质的半自然长发，墨镜，白得晃眼的衬衫领口下，配一条黑色竖条纹窄版丝质领带。矮脚跟我打了个招呼，默默地跟长脖并排坐在台阶上。

办公室门开了，一位穿黑色短袖衫的矮个男人，探出半个肩，左右张望了一下，像是有谁刚敲过他的门。舅舅撇下大家，转身朝他走去，穿黑色短袖衫的男人，以矮个儿人特有的姿势昂着头，像一头神气活现的海狮，从眼神可以看出，他才是这儿的主人。海狮用浓眉下的眼睛，逮住舅舅，开始说话，他的语速很快，并不时竖起一只手掌，朝空气短促有力地劈去，好像徒手劈着一块块看不见的砖头。舅舅不住点着头，看得出他对海狮言听计从，海狮一口气劈了八九块砖，

两手交叉，停在裤裆那儿，盯住地面，跟舅舅凑成一个不等腰三角形，像剪彩仪式上的大人物那样，交头接耳了一番。我听到海狮说，这几天是高峰，一上午就有五场……超过十五分钟，租费加倍。说完这些，海狮垂下手，当着舅舅的面，陷入一种职业性的忧郁。

1974年深秋，东阳通往杭州的一辆长途汽车上，一个胸口挂一只菱形香包的六岁小女孩，一边尖声哭喊着，我要外婆！我要外婆！一边用脏乎乎的小手，噼噼啪啪地，轮番抽打抱着她的男人的脸颊，那个男人双手揽着女孩的腰，防止她被颠簸的车辆晃倒，不顾女孩雨点似的巴掌，嘴里喃喃着：“塌鼻不要哭，你先回杭州去，过几天外婆就会来找你。”但是男人愈是这么说，女孩的挣扎和哭闹愈是激烈。道路颠簸，车身吱咯作响，大幅度摇摆，如同海上行舟，车厢仿佛随时解体，小女孩的哭喊和抽打，却一刻也没有停止，车上的人，都瞧着这一大一小，有的摇头叹息，有的满脸带笑，有的还饶有兴趣地，替女孩的巴掌数起了数。那个小女孩就是我，我叫塌鼻，这个绰号是我的外公给取的，读者诸君千万不要误会，其实我的鼻子一点儿不塌，那个挨打的人，是我的舅舅马坦。那个端午节，一大早，我被外婆叫醒，告诉我今天舅舅带我去城里玩。早饭后，我高高兴兴跟着舅舅出门，外婆和外公跟在后头，外公提一只包着油纸的火腿，外婆拎着一只篾编红饭篮，我们穿过拥挤的集市，来到公路边，一辆长途汽车呼啸而来，停在路旁浑身打着战，舅舅刚一上车，我就被外公铁钳一般的大手，拦腰抱起，双脚离地，塞入一扇打开的车窗，被舅舅接入一个狭窄异常、令人窒息的车厢，舅舅的力气比牛还大，长途车逃也似的开走了。我哀嚎起来，看到外婆张着嘴，像一条被人甩在路边的鱼，拖着腿，摆动着双臂，追了一段路。长途车挟带着我的哀嚎，像一匹脱缰的野牛，灰扑扑的屋瓦和树枝，不停掠向车后。外婆不见了，上宅不见了，东

阳不见了，我歇斯底里的号啕无法阻止滚滚车轮。

塌鼻，外婆给你包的粽子呢？舅舅忽然问我。也许是我打累了，也许是我担心，外婆给我包的粽子，被人偷走，我停止抽打舅舅，从红饭篮里摸出一只系着红绳的粽子，你包肉粽用粽绳，包豆沙粽会在外面多绕一截红绳，一想起你，泪水又涌出眼眶。吃完又软又糯的粽子，我的心情才慢慢平复，舅舅托着我的手，撅着嘴，帮我吹着气，他的脸又红又胀，像只红馒头。汽车开了很久，终于开上一座钢架桥，桥下翻着白花花的浪，江面上有许多船，桥对岸的山上，有一座七层宝塔。“钱塘江到了！钱塘江到了！”有人扯着喉咙喊。“六和塔！六和塔！”有人拉开嗓门叫。过了桥，空气变得十分清新，我的眼睛被大片绿莹莹的色彩围绕着，嘴巴和鼻子里，钻入一股浓郁的蜂蜜般的香气，我咂吧着嘴，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，都被那种神秘的香气，填满得满满当当。

一生下来，我的脾气就很躁，像一匹硬邦邦的土布。我是睡觉的时候被妈妈生出来的，那件事发生在1968年11月的某一天。这一天，通常是农历立冬节气，也是江南人赏银杏叶、吃螃蟹的好时节，由于受较强冷空气影响，中国南方气温下降较为明显，最低温度通常在八至九度，北方人则大多已经穿上秋裤。这一天，即使不是寒风刺骨，雨雪交加，总归也是庄严神圣的，因为五十一年前的这一天，停在俄罗斯涅瓦河尼古拉大桥旁，一艘叫阿芙乐尔号（古罗马神话中司晨女神的芳名）巡洋舰上，一名叫亚·别里什夫（男，34岁）的水雷放射手，将革命的大炮，瞄准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在地——冬宫。根据我妈妈回忆，她在忍受了四十八个小时阵痛后，傍晚时分被注射了催产针，医生们决定我这个超出预产期的小东西，必须诞生。尽管我无限留恋妈妈肚子里温暖的羊水，皱巴巴的小脸上挂着只属于娘胎里

的浅笑，却无法阻止历史车轮滚滚向前，换句话说，革命的水雷放手正在焦急待命。16时30分，革命军事委员会向临时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，要么举手投降，要么遭受炮击。与此同时，催产针在我妈妈体内发挥神效，这位原本面容秀丽的二十二岁团委书记，此刻面目全非，大汗淋漓，宫缩一阵紧似一阵，嘴里咬着一块干毛巾，并被要求做绵长深呼吸。21时，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打响了第一炮，尽管后来有历史学家指出，那枚从六英寸口径炮膛中射出的炮弹，实际上来自冬宫对面的彼得-保罗要塞。但是就算阿芙乐尔号打了一发空炮，我妈妈放的却绝不是空炮，她的深呼吸频率愈来愈急促，伴随阵阵撕人心肺的惨叫，临时政府除了缴械投降，乖乖滑出产道，别无出路。起义军占领了冬宫，我撤出了子宫。我妈妈像是被人从水里捞出来似的，浑身透湿地产下她的头胎，一颗毛发过分浓密黏稠的小黑脑袋，被迫暴露在空气里。什么是痛苦？痛苦就是当你还在睡觉时，却被人弄醒了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，给世界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，多年后的这一天，也给世界送来一个气急败坏、赤条条的女孩儿，我嘹亮的哭声仿佛司春女神的号角，毫不费力地穿透产房墙壁，一直传到等候多时、忍耐已达极限的我爸爸的耳朵眼里。于是，我的爸爸，这位心急火燎的军人，仿佛听到了冲锋号，犹如攻打冬宫的革命者，强行推开产房大门，不顾惊惶失措的戴着口罩的医生和护士的斥责，伸出健壮的臂膀，把刚刚剪断脐带消毒完毕，裹在一块棉布里的我，紧紧抱在怀里。十月革命取得全胜。

令我十分惊讶的是，在一本标有“红色日记”几个仿宋字体的黑皮塑料簿上，对于1968年11月7日这个特殊日子，我爸爸竟然只字未提。扉页上，是爸爸两行特有的圆体字：在读书中批修，在批修中读书。

11月2日的日记里，我爸爸只写了一行字：

白天开会，晚上继续开。开完会，写材料到半夜。饿。

在11月3日的日记中，我爸爸自问自答地写道：

今天学习了讲话：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？”非常地鼓舞人心！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，人活着究竟应该干什么？究竟应该怎么干？此时此刻，我的脑海里冒出一个大胆想法：把连队的黑板报办成日报！什么新闻报道、好人好事，统统登！让黑板报一天一模样！接下来，要立即组织一批通讯员，好好培训！

11月4日，我爸爸的日记，写得比较长，但是塑料簿上，依旧没有我的半点蛛丝马迹。

“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”。今天听了国际形势报告，收获极大。两条路线的斗争，只有开始，永远没有结束。记得1962年，我即将参加高考，海峡两岸，风云骤变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，妄图反攻大陆，学校里张贴了报名入伍告示。我的脑袋像一只沸腾的锅，去上大学吧，大敌当前，身为东阳中学学生会宣传部长，马列主义不能光宣传人家！不去吧，我这个四岁失去父亲，靠小脚母亲拉扯大的人，十年寒窗眼看快熬出头了，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剧烈冲突之际，我毅然弃笔从戎，踏上了保家卫国的征途……

到了11月5日这天，我爸爸字迹潦草地写了这么几个字：

凡是反动的东西,你不打,它就不倒。早上,去妇保。下午,继续开会。

黑皮塑料薄内,夹着一份《人民日报》的剪报,日期是1969年9月24日,这是为纪念建国20周年,部队领导派爸爸和新华社记者一道,奔赴大陈岛采写下。在那篇题为《大陈岛在前进》的通讯后,还附着一段爸爸的采访心得:

……我们风尘仆仆赶到了祖国东大门,忍住翻江倒海的晕船反应,马不停蹄地深入军营采访,亲眼目睹了驻岛官兵们,头顶烈日摸爬滚打,汗水浸透军装搞军训的火热场面;亲眼目睹了他们任凭风吹雨打,手上嘴上裂开一道道血口,依然紧握钢枪守卫海防的坚强意志;亲眼目睹了军爱民、民拥军,军民联防心连心的一幕幕动人画卷。是岛上战士们生活条件好吗?不,岛上条件很艰苦,吃的蔬菜,喝的淡水,全得靠大陆运过去,遇上台风十天半个月吃不上蔬菜,酱油泡汤喝是常事。是岛上文化生活丰富吗?不,这里既没广播,也看不上电影,白天黑夜除了听海浪声,就是阵阵刺耳的海风声,碰上阴雨天,衬衫洗了一个星期都晒不干。不仅如此,战士们早上洗脸用过的一小盆水,也不能轻易倒掉,得精打细算,派许多用场:洗完脸后,等上午军训或下午劳动回来再用,用了以后还不能倒掉,留着晚上就寝前洗脚,洗完脚后也不能浪费,再倒进一口大缸,用来浇灌种在山岙里的蔬菜和树苗。这样的生活,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天天如此,可是战士们谁也没叫过一声苦,始终以饱满的热情,日夜精神抖擞地守卫着祖国的海防线。这,不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强大威力的结果吗?于是乎,我领悟到了“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